

紅玉



劇新  
★歌

著情子陽歐

\$0.18

新  
歌  
劇

梁

紅

玉

歐陽予倩著

# 梁 紅 玉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著 作 人  
發 行 人  
發 行 所

歐陽予倩  
張 靜 廬

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支 店		分 店	
上海福州路	廣州永漢北路	長沙東長街	武昌胡林翼路
梧州大中路	宜昌二馬路	成都祠堂街	西安南院門
重慶武庫街		昆明西華路	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日漢初版

發行額：四〇〇〇冊

實價一角八分

(外埠酌加寄費)

乙 項：第九三號 出版物：第〇一八八號



第一場

(民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上，手捧布帛、酒、果等犒軍之品。)

甲 大家齊起抗金兵，  
乙 不抗金兵不是人，  
丙 要將敵人趕出去，  
丁 方顯中華大國民。  
甲 請了。

衆  
請了。

甲 各位可會知道：金人造反，亂我中華，搶了我們許多的土地，殺了我們無數的人。我們中華本是禮讓之邦，總想用和平的手段，感化那金國的強盜，以爲我們的敵人會適可而止，就可以得過且過；誰想敵人是兇狠成性，貪得無厭。自從他們的兵進了長城，就勢如破竹，奪了秦晉，佔了汴梁，把我們兩個皇帝都綁到外國去了。因此，逼得我們大宋朝不能不把都城遷到南邊，這是何等傷心！何等恥辱！可是如今，金國的四太子金兀朮，又帶領雄兵殺到南邊來了。各位請看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丙 像我們中華有這樣寬廣的土地，有這樣多的人民，那金國地方也比我們小，人也沒有我們多。怎麼他的兵一來，就勢如破竹，連擋都擋不住呢？

乙 我們平日衣也穿不暖，飯也吃不飽，辛辛苦苦，納了許多稅，捐了許多錢，說是

給國家養兵，到「危急存亡之秋」，這些兵做什麼去了？

丁 我們的兵實在不少，不過金國的兵比我們精得多。第一是，我們的兵器沒有他們好，故而打他們不過。

乙 說那裏話來！倘若兵器不如他們，就打他們不過，那樣說來，爲什麼我們的岳飛、岳元帥，連打勝仗，把金人殺得片甲不回！

丙 照啊，我們的韓世忠、韓元帥，不也是打勝仗嗎！

甲 本來只要真心抗敵，也不是什麼打不過人家，不過是朝中有張邦昌、秦檜那種漢奸，一心只想賣國求榮，朝外又有許多不明白的將軍們，只想苟且偷安，得過且過，國家事還堪問麼！

乙 看起來我們的韓將軍，真是難得！

甲 是啊，他聽說金兵將到，早已修補城池，屯好糧草，招好了兵，養好了馬，磨快了

刀鎗，準備敵人來到，拚命抵擋。這就叫「將有必死之心，兵就有兼人之勇。」你看韓將軍爲了國事，辛苦異常，好久不回到城裏來了，今日聽說一定回來，我們應當前去慰勞一番，一來是表表我們百姓對抗敵將軍敬愛之心；二來，也好鼓動那班抗敵的兵士；三來，也好叫那些不戰而退的武將們知道慚愧；四來，就叫那些主和的漢奸們，知道我們老百姓的意思，是要跟敵人拚命到底。

乙 言之有理，就此前去。

丙 慢來，聽說韓世忠不懂兵法，他的兵法都是他的夫人梁紅玉教的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？

乙 那個去管那些閒事，只要他會打勝仗就算了。

甲 不過梁夫人是個賢德的妻子，韓將軍得她的幫助很多話，休絮煩，就此勞軍。

去吧。

衆  
請啦！

甲（唱）救國完全靠百姓，

乙（唱）當兵的大半是農民，

丙（唱）必須大家來拚命，

丁（唱）萬衆一心打敵人。

甲 你們看那邊旌旗招展，塵土亂飛，想必是韓元帥來了。

（男女民衆絡繹溜上幾人。梁紅玉內唱。）

梁（倒板）國難當頭天人憤，（梁率女兵上）眼看神州要陸沉，快趕強盜出

國境，男女齊起共担承。急忙催馬朝前進！（白）前面爲何不行？

女兵甲 有百姓擋住去路。

梁 (唱) 挽住絲韁且問分明。

女兵甲 喂，你們幹什麼的？

甲 我們是來慰勞的。

女兵甲 (對梁) 他們是來慰勞的。

(民衆們偷看，作驚異狀。)

梁 喲，他們倒來慰勞咱們來了？也好，讓他們來吧。

甲 不對呀，這個不是韓將軍。

乙 韓將軍不是有鬚子的嗎？

甲 可不是嗎？

丙 這個呢？

甲 你們來看哪！

（衆看介。梁從旌旗中望百姓！）

衆 我們不要弄錯了！

甲 我自有道理。（對女兵）傳令的大哥請了。

女兵甲 請了。可是我不是大哥，是大姐。

甲 大姐？

女兵甲 對了。什麼事？

甲 請問這位將軍是誰？

女兵甲 怎麼？你們這都不認識，這就是韓兀帥的太太梁夫人啦。

甲 啊，原來是賢德的梁夫人！我們從來不曾見過。

女兵甲 本來我們今天還是頭一次出來操演呢。

甲 （對衆人）來來來，這是韓兀帥的梁夫人，我們上前見過。——夫人在上，百



姓們有禮。

不敢。你們來做什麼的？

金兵壓境，擾亂中華，看看就要殺到南邊來了，韓元帥屯兵養馬，修補城池，不單只預備緊守，而且還攻上前去，不使敵人過江，因為我們老百姓十分感激，今日聽見元帥回營來了，特地前來慰勞。不想遇見夫人操兵回來，我們就先慰勞夫人。

日慢。（回頭對女兵們）這多難為情。一點兒功勞沒有，怎麼能夠受人家的慰勞呢？（對衆人）列位，聽了你們的意思，我已經明白了。起兵抗敵，元帥早有佈置，一定是以攻爲守，不讓敵人渡江。元帥此番回營，不過是料理後方的事務，並非退守之意，各位儘管放心。至於各位慰勞元帥，他擒過方臘，平過苗劉之亂，自然當得起各位的慰勞；說到我，無德無能，不敢當各位的厚意，只望

大家起來，一同救國，收復失地，再造中華，將來凱旋的時候，大家痛飲一杯，不比現在慰勞還好得多嗎？

甲 夫人至理明言，我等遵命。

梁 列位呀！（唱）如今打仗靠百姓，不靠元帥一個人，救國的責任重得很，須要大衆來担承。深知各位忠心耿，（遠處金鼓齊鳴，梁驚）呀，（接唱）耳旁金鼓遠處聞。（白）耳旁聽得金鼓之聲，想必是元帥回營來了，你們快快出城迎接去吧！

甲 夫人是否一同前去？

梁 我另有公幹，你們去吧。

衆 遵命。（下）

梁 哎呀，且住。元帥回營，看見我們來到郊外，一定是四書五經鬧不清楚，不如咱

們娘兒們先回家去，換了衣服，打掃廟堂，迎接元帥便了。（唱）自古道紅顏多薄命，世間不重女兒身，是我偏要來扎掙，要打破陋習見光明。（下）

（二遊人作富紳裝，乘車衝上，與梁相碰。）

遊甲 這是那一個呀？男不男，女不女，真是一個妖怪！

遊乙 哎，這個人我認得。他就是我們這兒韓元帥的夫人，名叫梁紅玉。

遊甲 就是她？

遊乙 就是她！

遊甲 怪不得我聽說她是妓女出身，你看她奇裝異服，招搖過市，真是有傷風化。

遊乙 非但如此，聽見她還要鼓動韓世忠和金兵開戰，倘若在此地打起仗來，地

方豈不靡爛？

遊甲 我們也就不能吟風弄月，逍遙自仕。

遊乙 我們都是聖人之徒。

遊甲 又是地面上的紳士。

遊乙 一定要糾正她一下。

遊甲 警告她一番。

遊乙 照呀，我們寄她一封無名信。

遊甲 還早發牠幾百張傳單。

遊乙 叫小子們羣起而攻之。

遊甲 使那韓世忠也不能在此立足，庶幾和平可望，地方可以維持。正是：休管國

家興亡事。

遊乙 只要杯中酒不空。

遊甲 不對，不對，只恐袋中錢不空啊。

(二人笑)

遊乙 走吧走吧那湯韓世忠來了。(同下)

(民衆上，兵卒上，循序肅立於城門兩旁，韓世忠步行上，馬夫帶馬，帥旗後隨。)

韓 (唱) 列位請看雄關顯。(白) 你們看，這城池可堅固啊！

衆 堅固得很哪！

韓 (唱) 城外深壕繞四邊。這一邊有山青如練。(白) 你們看，那一邊就是長

江。(唱) 眼望長江水連天，十萬貔貅都是壯健。(白) 我們的兵個個都是

精壯的。

衆 這樣子才能保衛我們的國家。

韓 一字兒排開都是戰船。(白) 你們看，那都是我們的戰船。如今時候，沒有水

軍是不行的呵！(唱) 我國家爲養兵費了鉅萬。

衆 養兵是應當，假使沒有兵，敵人來了，如何抵擋？

韓 （唱）籌軍餉，盡都是百姓的汗血錢。

衆 爲了國家，我們傾家蕩產都是願意的。

韓 （唱）百姓們有的是忠肝義胆，須知國難在眼前，可恨敵人貪無厭，佔了北方又打南邊。亡國之禍真可慘，要想救國莫遷延，一個個磨快了刀和劍，一個個回家把錢捐。要把敵人朝外趕，撥開雲霧見青天。衆志成城誰敢犯，中華的百姓不受人憐。

衆 （唱）聽了元帥說一遍，強寇來時定與周旋。

韓 時候不早，本帥要回營去了。

衆 元帥請。

韓 帶馬（吹打上馬）請！（下）

第一場

(兀朮上。)

兀

(念)百萬雄兵實可誇，孤王蓄意佔中華，立馬揚子江頭望，水媚山青好住

家。孤，大金四太子兀朮是也。統領雄兵百萬，要想吞併中華，並非是我貪得無

厭，只這中華江山，實在太可愛了！哈蜜蚩，你們看，各處地方，都是氣候溫和，物

產豐富，這真是人間天國，世上仙鄉。孤王興兵到此，真是不想回去，哈蜜蚩，你

們看，中華的百姓，也愛他們的家不？



哈 他們不愛。

兀 何以見得？

哈 他們既是愛他們的國家，爲什麼從北到南，讓我們的大軍橫衝直撞，毫不抵抗呢？

兀 哈哈，言之有理，不過我們也遇見過岳飛的軍隊，把我們殺得大敗。幸喜他們朝中有個丞相，名叫秦檜，他能左右宋朝的皇帝，牽制岳飛，若不然，我們必定全軍覆沒，孤王的性命也就難保。

哈 所以我們盼望他們，多幾個主和的秦檜，少幾個主戰的岳飛，王爺就可以不戰而得宋室天下，蕩捲中華。

兀 豈不快哉，哈哈，豈不快哉！

哈 不過如今到了江北地面，却要小心一二。

兀 哦？這裏的守將是誰？

哈 是韓世忠。

兀 韓世忠！

哈 他非但是個勇將，他還是個忠臣。

兀 百姓對他如何？

哈 他對百姓很好。

兀 既是如此，快快進兵，將韓世忠勦滅纔是。巴圖魯，起兵前往！（吹打急急風下。）

第三場

韓

(營帳韓世忠上。)

(唱)狂濤起，黯雲飛，秋風兩岸，不由得，憂國士，無限心酸。我國家，被敵人佔去一半，只落得，江南岸，苟且偏安。(雁聲)——雁兒哪！(唱)在頭上，飛過了，北來新雁。難道說，宋家臣，就不念北邊？我也是北方人，有家難返，何日裏，雪國恥，掃蕩腥？我韓世忠也自有忠肝義胆，一定要收失地，恢復這錦繡河山！思既往，想將來，迴腸百轉，大丈夫處亂世，要力任艱難。(韓入坐帳中。)

(梁乘車率婢女捧地圖上，四女兵跟隨。)

梁 (唱)聞敵兵，已到了長江北岸。畫好了地理圖，也好作戰，進帳去，與元帥商討一番。(白)元帥。

韓 夫人來了，請坐。

梁 老夫老妻，還這麼客氣幹什麼？

韓 夫人手捧何物？

梁 不是你要我畫的地圖嗎？

韓 怎麼，已經畫好了？

梁 畫可畫好了，跟原來那個可不同。

韓 那怎麼要得。

梁 你當原來那個圖靠得什麼？

韓 那是我們軍師畫的，還會錯嗎？

梁 你那個圖是前幾年畫的，這幾年因為種種緣故，地形變了，因此我找了幾個地面上的人再帶上幾個輿地專家，四方八面全去看過，這才知道，你那個圖有好些地方不對啦。

韓 有這等事？看起來你到這點才幹，本帥有賞。

梁 得了得了，只要你不說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就行了。

韓 我那裏會那樣腐敗。

梁 可也就夠瞧了。

韓 待我看來。（看地圖）

梁 郎君哪，（唱）長江天險佔優勝。（白）你瞧，從這兒到這兒，從這兒到這兒，不是很好的地勢嗎？（唱）按圖佈置更分明。敵軍遠來多勞頓，以逸待勞，必

告成功。

韓 哈哈哈哈哈！（唱）你是個才女，今方信。

梁 小玩意算不了什麼。

韓 （唱）本帥也讓你

梁 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韓 （唱）你就好比紅線女，軍內記室你担承。

（中軍捧信上。）

中 啓稟元帥，現有臨安京中來的書信在此。

韓 奇怪呀，臨安怎麼會有書信到來？待本帥一觀。（看信介）呵，這還了得！

梁 什麼信啦？

韓 中軍過來！

中 有。

韓 傳下書人進見。

中 下書人走了。

韓 怎麼，下書人走了，快快前去捉來見我！

中 遵命。（下）

梁 看了這封書信，生這麼大氣，你到底爲了什麼？

韓 就是爲你。

梁 爲我何來？

韓 這封書信雖然署的秦檜的名字，我看一定是假的，只是裏面說你奇裝異服，

招搖過市，有傷風化，叫我管教於你，你自己看看。

梁 （看信介）這必定是漢奸在此挑撥離間，你準相信嗎？



韓 那裏來的這許多漢奸！

梁 如今的漢奸才多呢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

韓 我來問你，你曾經奇裝異服招搖過市沒有？

梁 別的沒有，穿着盔甲出去操兵是有過的。

韓 怎麼你去操過兵？

梁 操過的。

韓 在什麼地方？

梁 城外。

韓 怪不得人人說你，本來你自己不好。

梁 怎麼我不好？

韓 婦道人家，只要在廚房裏燒燒飯，管管家事，也就是了，無原無故，你怎麼去操

起兵來？

梁 花木蘭可以替父從軍，梁紅玉怎麼不能幫丈夫打仗，既要打仗，又那能够不操兵呢？如今是什麼時候？國家已經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不分男女，都應當起來抗敵救亡才是，你還要把我趕到廚房裏去，我以前當你有點兒作爲，才嫁給你的，原來你也是不達時移。得了，我帶着我養的孩子走吧。

（梁起身走，韓上前拉住。）

韓 你那裏去？

梁 我去投軍去。

韓 沒有人收留你。

梁 那我就落草爲寇做强盜去。

韓 當真的麼？

梁 那個騙你。

韓 (笑) 哈哈哈哈哈我看你既要投軍，還是投到我這裡來呢。

梁 那我才不來呢。

韓 你不來，我就三顧茅廬來請你，哈哈，我這裏有禮了。(作揖介)

梁 (笑) 我問你，你還是聽漢奸的話，還是聽我的話？

韓 豈有此理，那裏冒聽漢奸的話。

梁 那還罷了。

韓 我來問你，你去操兵，那裏來的兵。

梁 我的兵多着呢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
韓 奇怪呀！朝廷四處招兵，一個也招不着，鄉下人一聽見招兵，大家逃跑了，你會

招着兵，我才不信呢。

梁 那只怪平日你們這些老爺們待百姓太好了。

韓 慢來慢來，你要罵罵那些老爺們，我不在內啊。

梁 那些平民百姓，平日被官府重重剝削，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一旦有事，又要派他們這樣，又要派他們那樣，他們自然只有逃走。

韓 抵抗金兵是愛國之事，大家都要拚命，不應逃走。

梁 這個道理，許多有錢有勢的老爺們都不大明白，還怪那些鄉下人嗎？而且還有許多大官，擁兵自衛，魚肉鄉民，把百姓當做仇敵，有誰肯跟他們去死呢？

韓 好好好，說不過你，你且把你的兵讓我看上一看。

梁 好，明天請你閱兵。

韓 就今天如何？

韓 今天來不及。今天只能看看我們的衛隊。

韓 也好，先就看看衛隊。

梁 既是如此，請你叫你的人去叫我的衛隊來到帳前操演。

韓 你叫不是一樣嗎？

梁 這是在軍營之中，不是在咱們家裏，還是要你叫纔好。

韓 好，中軍那裏。

中 有。

韓 傳令下去，令夫人的衛隊，前來帳前操演。

中 得令，下面聽者，元帥有令，夫人的衛隊進帳前操演。

內 得令！

（女兵上前操演畢。）

韓 妙呀！哈哈。（唱）看他們操演喜不盡，個個強健有精神。（白）這都是你

自己訓練的麼？

梁 正是！

韓 你怎麼會懂得練兵？

梁 因為我嫁了個丈夫，他是行伍出身呢。

韓 多蒙稱讚，慚愧慚愧！只是添了許多兵，軍餉怎麼辦！

梁 （取一箋示韓）可以問這班闊人去捐去。

韓 （看着搖山）這些人都是皇親國戚，絲毫動不得。

梁 闊人動不得，難道專刮老百姓不成？

韓 這就難說了——他們都是女人麼？

梁 對了，他們全是女的。

韓 怎麼全和男人一樣呢？

梁 你不懂得，這就叫健康美呢。

韓 哦，健康美？

梁 她們不會當姨太太，可是會衝鋒打仗，保衛國家。

韓 夫人言之有理。倘若全國男女，都能衝鋒打仗，國家使無憂矣。

（唱）救國大家有責任。

梁 （唱）爲男爲女不必分。

韓 （唱）如今的打仗是要百姓。

梁 （唱）軍民一體方可行。

（探子報）

探 報：金四太子兀朮大兵已到，正在預備船隻，要在水陸兩方，和我們大戰。

韓 再探！（探子下）



梁 啊呀，元帥！既是金兵來到，不必等他渡江，我們就此殺過江去。

韓 夫人言之有理，就此興兵，衆將走上！

（韓尙德、韓彥直及四將同上。）

衆 元帥！

韓 衆將聽令！（衆應）蘇德解元在東路抵擋，尙德彥直西路警戒，本帥自領中

軍，一齊殺敵，不得滯誤！

衆 得令！（全下。）

第四場

第五場

第六場

會陣交戰

第七場

（細樂聲中，蘇德，解元等四將上。）

蘇（唸）將軍一戰摧強寇。

解（唸）江上笙歌祝凱旋。

蘇請了。

解請了。

蘇金兵南犯，元帥用了夫人之計，大獲全勝，將金兀朮趕到黃天蕩，將他團團圍

住，斷了他的歸路。元帥大喜，趁此中秋佳節，大排筵宴，慶賀功勞。我等一同赴宴。請。

衆請。

（幕拉開。衆與韓元帥相見。——就可能範圍，設女樂燈彩等。）

韓 列位將軍！

衆 元帥。

（賓主大笑。韓二位公子與四將相見。）

公子 將軍！

衆將 公子！

韓 賊兵過江，多虧衆位將軍一同抵擋，大獲全勝，聊備薄酒一杯與各位將軍賀功。

蘇 豈敢豈敢。此番得勝，一來是托主上的洪福，二來是仗元帥的虎威，三來幸虧夫人擊鼓助戰，乃成大功，末將等才勇有限，何足道哉！

衆將 何足道哉！

韓 各位將軍不必謙讓。擺宴。

（賓主坐下。）

韓 兒啊，與衆位叔父斟酒。

（尙德，彥直斟酒畢即下。）

衆 不敢。（飲介）

韓 列位請看，金人攪亂中華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我們受了奇恥大辱，莫可如何，不想這回，被我們把金虜殺得大敗，看那兀朮困在黃天蕩，不是投降，只有等死，我等總算出了一口悶氣。請列位將軍不必拘束，盡管開懷痛飲。

衆 謝元帥。

韓 請。(唱)可嘆國運太顛連，含辛茹苦送華年，打敗了金兵時勢轉，一戰成功喜笑開顏。今宵莫負金樽滿，眼看降虜到帳前。(白)列位請看，那邊就是黃天蕩，那些燈火都是我們的戰船。兀朮呀，賊子，看你怎能不投降也！(韓擲杯把劍起舞，衆將和之。)

內叫 夫人到。

(梁紅玉急急風上)

衆 夫人(見禮介，此時他們都帶一些醉意。)

梁 列位少禮。

韓 今夜與衆將賀功，夫人爲何不來飲宴？(梁無話，衆愕然)夫人，你看今晚月明如畫，我們到江上賞月如何？

梁 請問元帥，如今是賞月時候嗎？

蘇 夫人，今夜中秋佳節，正是賞月的時候。

梁 啊，原來如此。

韓 本來無心賞月，不過與衆將士杯酒賀功而已。

梁 元帥以爲這回的勝仗，十拿九穩，靠得住了嗎？

韓 此番作戰，多虧將士們同心戮力，又虧夫人參預機謀，親到戰場擂鼓助戰。總

算是叨天之福，將敵人殺得大敗，如今兀朮被困在黃天蕩，前有重兵將他圍住，他後路已斷，糧草已絕！他不投降就要餓死，從今以後，我們高枕無憂矣。

蘇 金兀朮已成釜中之魚，甕中之鼈了，我等高枕無憂矣。

梁 元帥差矣！依我看來，金兀朮受困，決不甘休，倘若突圍逃去，豈不全功盡棄！此時應當加緊進攻，斬草除根，以免後患，才是道理。元帥置酒高會，粉飾太平，忘

了國家托付之重，是何理也？

韓 你那裏知道，古人有言，窮寇莫追。兀朮已經被困。我用重兵將他圍住，不出十日之內，他不投降，必定餓死；我便不折一兵，不損一將，就把敵人消滅，豈不是好？

蘇 元帥所言真上策了！

梁 養癰遺患，真下策也！

韓 請問你的上策。

梁 此時一定要將他根本消滅，無論任何犧牲，都不能姑息。

韓 軍旅之事，非汝所知。

梁 請問，我們是不是收復黃天蕩就算了事？

韓 我們一定要迎回二聖。



梁 那麼，河北一百二十州的失地呢？

韓 當然也要收復。

梁 既然要收復北方失地，爲甚麼不趕快乘勝進兵？死守黃天蕩有甚麼用處？而兀朮足智多謀，讓他緩過一口氣來，必定發生變故，十天之後，倘若敵人的援兵開到，恐怕兀朮沒有餓死，我們倒弄得措手不及，進退兩難，元帥一個人的生死倒還是小，失了千載一時的機會，怎麼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百姓呢？

韓 本帥領兵以來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列位將軍看我打過敗仗麼？

梁 此次不過小勝，要知道雖勝不驕。

蘇 （領着頭答話）元帥智勇兼備，真是大英雄！

梁 列位將軍以爲我剛才說的話不對嗎？

蘇 （又被衆人推舉答話）這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夫人，深謀遠慮真是大……：……：……

梁 唔？

蘇 (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解元從旁推他一下他不知不覺說出以下三字)

真是大丈夫。

(衆人忍不住大笑，韓世忠大怒。)

韓 (叫頭) 列位將軍！本帥鎮守一方，政令必須統一，行軍之事，本帥自有權衡，

如此多言，殊屬不成體統！

梁 我勸你少擺官派。

(蘇解下塲，偕尚德彥直上，蘇等即溜下。)

韓 紅玉你且聽了。(唱) 有本帥領兵馬一方重鎮，戰與守用不着夫人勞心。

梁 (唱) 怕的是轉瞬間敵人逃遁，你那時負國家更負人民。

韓 (唱) 這時候必須要出以鎮靜，金兀朮倘逃走有我担承。

梁 罷！（唱）忠言逆耳勸不醒！（要走）

彥 （攔住母親）（唱）母親息怒聽分明。（白）母親！此時敵人還在境內，爹

娘意見兩歧如何是好！

## 第八場

(王智，殷農上。)

王 (唸) 不管國家興亡事，只要袋中錢不空。

殷 怎麼你又記起這兩句話來了？

王 我覺得只有這兩句話有點道理。

(二人無聊的笑。)

殷 哈迷蚩先生約我們在此處相見，爲什麼這時候，他還不見到來？

王 做這些事，一定要有些耐心。

殷 其實韓世忠也在出榜招攬賢才，我們爲什麼不到他那裏去呢？

王 不對，不對，他那裏要的是拚命的，我們都是享福之人，那個與他去拚命，二來，韓世忠正打勝仗，在錦上添花也顯不出我們的本事。金兀朮正在爲難之際，只要給他一點好處，就如同立了大功。目下用外國人幾個冤枉錢，將來還可以做一個大大的外國官……

殷 只怕是遺臭萬年。

王 却也樂得自己受用哪。

殷 原來如此！

王 這就叫便宜人人會佔，各有巧妙不同。

（哈迷蚩暗上，將他們一把抓住。）

哈 拿漢奸！

王·般 (大驚) 啊呀！

哈 我在此聽了半天，你們要去投降金國，賣國求榮。韓元帥正在捉拿漢奸，來，來，我們一回去見元帥。

王·般 老爺饒命啦，老爺饒命！

哈 兩位仁兄看我是誰？

王·般 啊，呀，原來是哈軍師，險些兒沒有嚇掉性命。

哈 適才不過取笑而已，有勞二位久候，當面恕罪。

王·般 豈敢。此時可否拜見狼主？

哈 狼主命在下先與二位一談，少時就來相見。不過請問二位有何妙計，可以解得了目前的圍困？

王 狼主要出重圍，必須用火攻之計。

哈 什麼火攻之計？

殷 火攻之計就是……

王 (推開他) 慢來，你不要說明，他們這些當軍師的，討了便宜，就會把我們賣了。(回頭對哈) 軍師，其中因有許多不便，一定要見了狼主，才能言講。

哈 哈哈，王先生，你太精細了！(回頭) 有請狼主！

(兀朮率四金兵上)

兀 (唱) 蓋世英雄遭圍困，黃天蕩寂寞是孤墳，這幾日宋兵圍得緊，怕的不能得逃生，思來想去我的心煩悶，且看軍師顯智能。

哈 參見狼主。

兀 軍師，有何軍情議論？

哈 有一位王先生，一位殷先生，都是本地的紳士，熟讀聖賢之書，深達周公之，  
因知我國狼主，要建王道之邦，特地前來投効。

兀 既是如此，快快請來相見。

哈 二位先生，狼主有請。隨我來。（介紹）這位就是王智王先生，這位就是門農  
殷先生。這就是我家狼主。

王·般 （上前）參見狼主。

兀 不知二位駕到，有失遠迎，當面恕罪。

王 我等一介書生，怎敢當狼主的大禮。

兀 二位請坐，

王·般 謝坐。

兀 孤家無德無能，來到貴國，被困在黃天蕩，二位先生有何見教？



王 狼主要出重圍，並非難事，只是費用多些罷了。

兀 倘能如願，無論多少錢財，在所不計。來，快取黃金千兩，送與二位。

王·般 惶恐呀，惶恐。

哈 請教請教。

王·般 狼主容奏。第一要毀掉韓世忠的戰船……

兀 怎樣的毀法？

王 我這位般農會造火箭，將我們的火箭，直對韓世忠的戰船射去，便能將他燒毀。——其次，黃天蕩後面，有一條小河，久經泥土塞住，只要連夜挖開，就可以通到金陵，狼主可由此路退出。現有地圖在此，狼主請看。

兀 （看圖）啊呀，真是周密極了！還有什麼？

王 還有這第三……第三……怎麼想不起來了

兀 再取黃金千兩，贈與王先生。

王 啊呀，我想起來了。我們應當一面造火箭，一面開小河，一面派人向韓世忠求和，只說我們糧草已盡，連狼主都餓病了，聊以爲緩兵之計。然後再用些錢財，買通韓世忠左右，叫他謊報軍情，只說金兵狼狽不堪，使 he 不想進攻。這樣一來，狼主可以從容退出，他不追便罷，他若追時，我們可以趁着北風天氣，射出萬支火箭，焚燒他的戰船，韓世忠性命休矣。

兀 真妙計也！（唱）多承二位把計定，他日成功再報恩。（白）二位，既是如此，就請殷先生動手造起火箭，軍師，你可派一心腹之人與王先生一同過江，買通韓世忠的左右去吧。

王 這個？

兀 不必推辭，孤少陪了。（唱）二位必須要謹幃，你們是我國的大功臣。（下。哈

王殷三人送兀朮。

哈（立到當中）（唱）殷先生造箭須趕緊！（二番兵持刀送殷下）王先生  
過江莫留停！（另二番兵持刀送王下。哈對之作鄙夷狀）此等之人真可恨，  
不重國家重黃金。（下）

第九場

韓 (上, 唸) 談笑退強寇, 儒將自風流。

探子 (上, 唸) 謊報軍情事, 欺人不欺天。我, 韓元帥帳下探子的便是。金國的哈迷蚩軍師, 給了我一點兒好處, 叫我謊報軍情, 讓我預備, 預備, 把胆子發大一點兒報, 探子告進!

中軍 (溜上) 啓稟元帥, 探子回來了。

韓 叫他走近前來!

中 走近前來！

探 叩見元帥。

韓 探子你回來了，敵人的虛實如何？

探 元帥說的就是那金兀朮麼？

韓 講！

探 元帥容稟！想那金兀朮，魚在釜底游，自從被困黃天蕩，蓋世英雄一旦休。糧草都吃盡，刀槍也生鏽。人餓倒，馬餓瘦，無論兵和將，個個盡低頭。金兀朮，真發愁，要投降，又害羞，倘若我們的兵不退，沒有性命回北州。

韓 報得好，下面有賞。

探 多謝元帥。（叩頭，立起，走至台口，）真想不到兩邊都有賞，看起來，作這個買賣真是好生意。

韓 (想起來，自己笑起來。) 哈哈，兀朮啊兀朮，你今番休矣！(○) 不期此處  
殲強寇，要復中原百廿州。

梁 (內叫) 走啊！(上唱) 元帥忠義世少有，此番只怕誤機謀。(白) 元帥。

韓 啊，夫人，來得好，我正找你。

梁 元帥而帶笑容，莫非有甚麼喜事。

韓 大喜，大喜，金兀朮快要死了。

梁 何以見的？

韓 適才探子報道，他們的人餓倒，馬餓瘦，兀朮就要投降來了。

梁 我看他不久就要走了。

韓 他就要走了，你何以見得？

梁 我也有我的探子。

韓 那些女兵都靠不住。

梁 我是叫百姓們去看過的，據說兀朮親自督工在那裏大興土木，番兵全在挖土。

韓 哈哈！必是他要土遁。

梁 他們人也強，馬也壯，個個都在磨洗刀鎗，製造弓箭呢。

韓 我看你那個百姓一定的謊報軍情。

梁 你那個探子才是軍情謊報。

韓 你的那個人一定是吃醉了酒。

梁 你的探子一定是受了敵人的賄賂。

韓 那有此事，可以叫來當面審問。來，將適才那個探子傳來問話！（內應「遵命！」）

梁 元帥呀！（唱）敵人奸詐世有少，要步步留心免中奸謀。（探子上，二軍跟隨。）

探 報，探子告進。叩見元帥夫人。

韓 下面領過賞銀沒有？

探 多謝元帥領過了。

韓 適才所報軍情，自己探來的，還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？

探 那是小人親自前去探聽，親眼看見的。

梁 住口！我會經前去私訪，才知道你適才所報軍情，全是謊報，受了敵人的賄賂

多少！還不從實招來，免你一死。

探 沒有多少，只有五十兩。

梁 元帥你看如何？

韓 （對探子）我來問你，本帥平日待你如何？

探 待小人恩重。



韓 可會尅扣你的軍餉？

探 不會尅扣。

韓 你爲何如此？

探 一時痰迷心竅。

韓 你可知道軍法？

探 小人罪該萬死。

韓 來，推去斬了。

梁 且慢，望元帥開恩，予以自新之路，將他重責，監禁起來，讓他將功贖罪，元帥意下如何？

韓 也罷，念在夫人講情，暫時免他一死，來，將他重責八十，釘鐐收監，扯下去。

(兩軍卒押探子下。)

韓 我好恨也！（唱）我一生做事惟謹慎，積德也不能感人心！（白）夫人哪！本

帥統兵以來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想不到出了這種奸細，恨煞人也。

梁 平日待兵士們都是私恩，所以他們不懂得公義。從今往後，要使他們人人知道以國家爲重才是。（唱）私恩本是難持久，公義方能服人心。

（內又喧嚷，韓問「何事」，中軍急上。）

中 啟稟夫人，外邊有一漁夫說有機密大事，要見夫人。

梁 好，叫他進來。

中 遵命，下面聽者，夫人有命，將那求見的漁夫，帶了上來！（漁夫〔即第一場之

民衆甲〕上。）

漁 叩見元帥夫人。

梁 罷了，有何機密大事前來見我？

漁 (叫頭) 啊呀元帥哪! 小人奉了夫人之命, 前去打探金兵的虛實, 因此裝成

漁夫的模樣, 就在黃天蕩一帶打魚, 因此看破了金兵的機關。

(尙德彥直溜上)

韓 機關怎樣?

漁 不是從黃天蕩有一條小河, 早已被泥土塞住了的, 麼倘若將那條小河挖開,  
一水之便, 可通金陵, 金兀朮恐怕會由此路逃走。

韓 這是那個出的主意?

漁 聽說有個姓王的王智, 暗中跟敵人來往。

梁 他們就全靠漢奸。

韓 好, 打探辛苦, 下面領賞。

漁 謝元帥! (唸) 正是興亡皆有責, 各自効微勞。(下)

韓 (叫頭) 啊呀，夫人既是如此，事不宜遲，尙德彥直聽令！

尙·彥 在！

韓 命你二人，領二千人馬過江，切斷兀朮的去路。

尙·彥 得令！(下)

中軍 (上) 啓稟元帥，兀朮派人求和來了。

韓 啊，派人求和來了？

梁 依我看來，這是緩兵之。

韓 你看見他不見？

梁 依我看來元帥不必見他，由我代見，就便探聽他們的虛實，元帥意下如何？

韓 如此甚好。來將那求和之人領到此處，先見夫人。

中 得令！(下)

韓 夫人，昨晚有本地許多紳士，前來懇求，要想與金邦停戰議和，當時我拒絕了

他們。恰好今日敵人便來議和，看將起來，其中不無可疑。

梁 想起來了。這裏的紳士，不是就有一人姓王名智的麼？

韓 那是個道學先生，決不是漢奸，做漢奸的必定是另一王智。

梁 這且不去管他，且等見過金國使臣，再作道理。

韓 夫人全權處理，必無差錯。

梁 只要你肯拼命打仗，我的交涉就不會吃虧。

韓 夫人哪！  
唱）夫人但把心放穩，決勝千里我有雄兵。武力才能爲後盾。（與

梁耳語）

梁 曉得了，曉得了。

韓 （唱）你辦交涉你要小心。（下）

梁 (唱) 變化多端難拿穩，方寸之間實苦辛，低下頭暗思忖，必有決斷始能行。

(白) 來一個，哪

家將

(上) 夫人何事？

梁 你可知些處有一位王智王老爺

家 知道。

梁 你拿元帥名帖請他過營議事。

家 遵命。(將下)

梁 回來！等王智離家，馬上派人到他家搜查一切文件。

家 (回頭) 是！

梁 還有那金國的使臣在外頭等了半天呢。叫中軍帶他前來相見。

家 是。(下)

梁 哈哈，平日受金人的氣也就夠了，今日我也要擺點兒架子讓他看看，等他到  
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（唱快板）聽說金使到我境，倒叫紅玉喜在心。平日他們驕  
又狠，今日他出不了我的手心。坐在帳中威風凜凜。（白）衛隊走上（衛隊上）

（哈迷蚩上，中軍同上）

哈 （唱）大丈夫能屈也能伸，假裝笑面假恭敬。

中 報！大金國四太子帳下哈迷蚩軍師到。

梁 有請。

中 有請。

哈 （唱）且看那韓世忠是怎樣的人。（四面一望）元帥在那裏？

中 元帥今日有事，請軍師見過夫人。

哈 怎麼先見夫人？好好好，夫人在那裏？

中 這就是我家夫人。

哈 啊夫人這廂有禮！

梁 軍師少禮。請坐。

哈 (一看哈哈大笑。)

梁 軍師爲何發笑？

哈 我笑的是中國無人！

梁 何出此言？

哈 兩國的大事，交付於一個女人，真是令人可笑。

梁 你國重男輕女，我國男女一樣，女子一樣有才處理國事，軍師少見多怪，豈不遺笑大方。

哈 今日日本使奉命前來，元帥避而不見是何道理？



梁 元帥正在調齊大兵要生擒一個大盜，故而出外去了。軍師以爲避而不見，見識未免太淺。

哈 （旁白）看不出這個女人倒有兩下子。只好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（向梁）夫人知道本使的來意麼？

梁 正要請教。

哈 大金與大宋兩國，本是兄弟之邦，只因許多誤會，又因貴國有意排斥敵國，弄得兵連禍結，至今未了。我國狼主以王道愛人之心，常常想起中華百姓，心中難過；總以爲大宋朝可以明白大金的用意，彼此講和，也免得生靈塗炭。誰想我國的四太子遊玩山水，來到江南，總想是能與韓元帥杯酒言歡，誰想始終還是兵戎相見，這不是兩國之福。因此特命本使前來，與元帥商量，倘能夠彼此讓步，一切和平了結，豈不美哉？

梁 軍師此言差矣！宋金兩國之間，兵連禍結，並非由於誤會，更不是敵國排斥貴國，只因貴國的狼主和許多將軍們，好大喜功，貪得無厭，處心積慮要吞滅我邦，你們無端挑釁，我們忍無可忍，只好拿起刀槍，以求自存之道。但是我國的百姓，最愛和平，只要貴國能夠尊重我國，將兵撤退，那貴國的百姓，都是我們的弟兄，彼此相親愛，豈不是好？如若貴國的將官定要一意孤行，奪我們的土地，那就中華全國的人民，寧願死絕，也不能受人踐踏！你們想滅亡宋朝，以為確有把握，不過經過最近的兩戰，恐怕勝負之數還未可料吧。

哈 夫人既知道勝負之數還未可知，那就一時的進退，韓元帥也不要太自滿了。  
梁 來看酒款待來使！

（女兵上斟酒。）

哈 哈哈，夫人真是賢慧。

梁 依軍師之意應當怎樣才好？

哈 我們願意與韓元帥約定，要是元帥退兵，敵國的兵也可以退到黃河的南岸。

梁 黃河南岸麼？那麼說，黃河北岸一直到長城以外，就不是中國的疆土嗎？

哈 夫人，題目不要放得太大。最好是就講此處。

哈 軍師，我們一定要先顧國家。老實對你說吧，如果退兵，你們先退，至少退到燕

雲十六州以外。

哈 夫人請！

梁 請……軍師怎麼不喝？

哈 這個……

梁 你嘗這酒中有毒嗎？這是你們的拿手好戲，中華的人民沒有那種鬼怪。

哈 這是笑話，不過請問夫人，你說的話也能算數嗎？

梁 怎麼不算數？說妥了就退兵，說不妥就再打，豈不是很爽快嗎？

哈 我國的狼主預備了許多的寶珠，要送與夫人。

梁 我從來不歡喜手飾。

哈 人生還不是爲富貴

梁 我們祇知道爲國家

哈 江甯這樣好的地方，倘若爲了戰事糜爛不堪，夫人你忍心嗎？

梁 我們不忍苟且偷安，去做亡國的奴隸。

哈 看起來元帥是不預備退兵？

梁 兵在我們本國叫我們退到那裏去？

哈 好，我們三日後再談吧，必定能使元帥滿意。

梁

……

哈 如此，請問候元帥，願他康健。

梁 請問候四太子，願他平安。

哈 告辭了。

梁 恕不遠送。

哈 (冷笑唱)看他冰霜不可犯，不知我主可能安。(下)

梁 (唱)義正辭嚴賊破胆，誰道是弱國說話難。(白)來呀！——剛才來了

臊鞭子，弄得我滿屋子臭氣。——來，你們爲我掃地。

(女兵掃地，家將上。)

家 啓稟夫人，王智王老爺請到。

梁 祇說元帥有請。

家 王老爺，元帥有請！

(王智上)

王 (引) 謙冲君子德，雍容儒者風。(白) 元帥在那裏？元帥在……(望

見梁)

梁 這位就是王智王老爺麼？

王 不敢不敢，啊呀呀，男女授受不親，我要告辭了。

梁 且慢！哈迷蚩軍師正在此處等候王先生。

王 奇怪呀！我與他毫不相干，等候鄙人做甚？

梁 他在稱讚你呢？

王 稱讚什麼？

梁 稱讚你跟他定的好計呢。

王 什麼計呀？

梁 你不是教給他們開河造箭嗎？

王 啊呀，這是那個王八蛋說的呀？

梁 王先生站在此處說話不便，那廂請坐。

王 不不不，我家中還有要事。

梁 王先生，你富貴就在眼前，你怎麼還不明白？

王 那有什麼富貴？「富貴於我如浮雲。」

梁 嗚，別酸了，老實對你說吧，我們跟金兀朮講和啦。

王 怎麼講和了？

梁 對了。因為金邦的援兵已到，元帥就此講和，也免得糜爛地方，這個主意，你說不好嗎？

王 爲什麼問我？

梁 因爲你是一代的大詩人，又是一方的大紳士。因此要請你來寫一張降表。  
王 怎麼？要寫降表麼？

梁 你瞧大宋的江山都去了一大半了，我們這個小小地方，死守着不是傻子嗎？  
如今我們跟金兀朮已經變了一家人了，講和了。

王 當真講和了？

梁 那個騙你！

王 如此謝天謝地！

梁 當謝天地。你快替元帥降表吧！我們已經派兵去接金四太子過江來了。

王 我衣冠不整，如何是好。

梁 回頭派人到你家裏去拿吧。

王 元帥當真要想和平麼？



梁 元帥不想和平，哈迷蚩怎麼會把你定的計策，告訴元帥呢？

王 啊呀，慚愧呀，慚愧！

梁 要是元帥早知道你有這麼大的學，早就請你做軍師了。

王 小小智謀，何足道哉。

（家將捧文件上。）

家 啓稟夫人，王老爺的文件在此。

梁 待我君來。看介。王先生請看，迷蚩寫給你的書信，在這裏呢？

王 （驚極無語）

梁 祇要這一封信就夠了。來，把那些憑據，好好收藏起來。

家 遵命。

梁 來，將他綁了！（兵綁王智）有請元帥！

(韓大打上。)

韓 哈迷蚩走了麼？

梁 被我三言兩語把他說走了。

韓 啊呀，這是何人？

梁 這就是本地紳士王智。

王 元帥饒命！

韓 這是福建的名士，爲何綁在此處？

梁 因爲他是一個大大的漢奸。

韓 名士做漢奸，倒是頭一次聽見。有何證據？

梁 現有許多書信在此。元帥請看。

韓 (看介) 啊呀，既是如此，王先生哪王先生，本帥就是愛你之才也不能庇護

你了。(唱)一見漢奸心頭恨。

梁 (唱)破壞國家害人民。

韓 (唱)你也是娘生父母養。

梁 (唱)倒不如禽獸有良心。

韓 (唱)人來與我帶去拷問。(掃頭)

(蘇德上)

蘇 (叫頭)啊呀,元帥!大事不好了!

韓 何事驚慌?

蘇 金兵從黃天蕩中射出幾萬支火箭,我們的戰船一齊焚燒起來,敵人就要突破重圍了!

韓 快去調兵抵擋!

蘇 得令！（下）

王 這纔曉得我的厲害。

韓 不必多言，推去斬了！

（兵卒押王智下。探子上。）

探 報金兀朮突圍逃走。

韓 再探！（叫頭）唉喲，夫人！以前悔不聽夫人之言，致令敵人利用漢奸，使我功敗垂成。想我韓世忠，怎麼對得起國家？怎麼對得起百姓，也罷！不如自刎一死，以謝天下！

（韓拔劍，梁上前擋住。）

梁 （叫頭）元帥喲！想那金兵雖然是突圍逃走，還有尙德彥直兩個孩兒，早已佈置好了，斷了敵人的去路。而且敵人的元氣已經大傷，一定不敢戀戰。我們

可以由旱路連夜追趕使敵人不能立足。就趕過黃河亦非難事。以前我勸你雖勝不驕，如今應當是雖敗不餒。如今國難臨頭，無窮的困苦正要我們担戴，難道爲了一時的小勝小敗！就放下自己的責任麼？

（探子上。）

探 報有許多難民被金兵殺死，現在還有許多聚在營門以外，請元帥保護。  
梁 到了此時，只有他們自己保護自己。

韓 好哇！快快打開倉庫把兵器分與衆百姓，一同追擊敵人去者！  
（起兵，金鼓齊鳴，火光燭天。）

——全劇完——